

彩绘中国古典名著系列

红楼梦 …… 第二卷

【清】

曹雪芹

高鹗

著

孙温

孙允谟

绘

希望出版社



红楼梦

第二卷

曹雪芹

高鹗 著

孙温

孙允谟 绘

希望出版社

第四十一回

栊翠庵茶品梅花雪
怡红院劫遇母蝗虫

话说刘姥姥两只手比着说道：“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。”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。于是吃过门杯，因又逗趣笑道：“今儿实说罢，我的手脚儿粗笨，又喝了酒，仔细失手打了这瓷杯。有木头的杯取个来，我便失了手，掉了地下也无碍。”众人听了，又笑起来。凤姐儿听如此说，便忙笑道：“果真要木头的，我就取了来。可有一句先说下：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瓷的，它都是一套，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。”刘姥姥听了心下道：“我才不过是趣话取笑儿，谁知她果真竟有。我时常在乡绅大家也赴过席，金杯银杯倒都也见过，从来没见过

有木头杯之说。哦！是了，想必是小孩子们使的木碗儿，不过诓我多喝两碗。别管他，横竖这酒蜜水儿似的，多喝

点子也无妨。”想毕，便说：“取来再商量。”凤姐儿乃

命丰儿：“到前面里间屋，书架子上有十个竹根套杯取来。”丰儿听了，才要去取，鸳鸯笑道：

“我知道你这十个杯还小。况且你才说是木头的，这会子又拿了竹根的来，倒不好看。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根整抠的

十个大套杯拿来，灌她十下子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更好了。”

鸳鸯果命人取来。刘姥姥一看，又惊又喜：惊的是一连十个，挨次大小分下来，那大的足似个小盆子，

第十个极小的还比手里的杯子两个大；喜的是雕

镂奇绝，一色山水树木人物，并有草字以及图印。因忙说道：“拿了那小的来就是了，怎么这样

多？”凤姐儿笑道：“这个杯没有喝一个的理。我们家因没有这大量的，所以没人敢使它。姥姥既要，好容易寻了出来，必定要挨次吃一

遍才使得。”刘姥姥唬得忙道：“这个不敢。好姑奶奶，饶了我罢。”

贾母、薛姨妈、王夫人知道她上了年纪的人，禁不起，忙笑道：“说是说，笑是笑，不可多吃了，只吃这头一杯罢。”刘姥姥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我还是小杯吃罢。把这大杯收着，我带了家去慢慢地吃罢。”说得众人又笑起来。鸳鸯无法，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，刘姥姥两手捧着喝。贾母薛姨妈都道：“慢些，不要

呛了。”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了菜。凤姐笑道：“姥姥要吃什么，说出名儿来，我拣了喂你。”刘姥姥道：“我知道什么名儿，样样都是好的。”贾母笑道：“你把茄鲞拣些喂她。”凤姐儿听说，依

言拣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，因笑道：“你们天天吃茄子，也尝尝我们这茄子弄得可口不可口。”刘姥





姥笑道：“别哄我了，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，我们也不用种粮食，只种茄子了。”众人笑道：“真是茄子，我们再不哄你。”刘姥姥诧异道：“真是茄子？我白吃了半日。姑奶奶再喂我些，这一口细嚼嚼。”凤姐儿果又拣了些放入她口内。

刘姥姥细嚼了半日，笑道：“虽有一点茄子香，只是还不像是茄子。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，我也弄着吃去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这也不难。你把才

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，只要净肉，切成碎丁子，用鸡油炸了，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、新笋、蘑菇、五香腐干、各色干果子，俱切成丁子，用鸡汤煨干，将香油一收，外加糟油一拌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，要吃时拿出来，用炒的鸡爪子一拌就是。”刘姥姥听了，摇头吐舌说道：“我的佛祖！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，怪道这个味儿！”一面说笑，一面慢慢地吃完了酒，还只管细玩那杯。凤姐笑道：“还是不足兴，再喝一杯罢。”刘姥姥忙道：“了不得，那就醉死了。我因为爱这样儿好看，亏它怎么做了。”鸳鸯笑道：“酒吃完了，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的？”刘姥姥笑道：“怨不得姑娘不认得，你们在这金门绣户的，如何认得木头！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做街坊，困了枕着它睡，乏了靠着它坐，荒年间饿了还吃它，眼睛里天天见它，耳朵里天天听它，口儿里天天讲它，所以好歹真假，我是认得的。让我认一认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细细端详了半日，道：“你们这样人家断没有那贱东西，那容易得的木头，你们也不收着了。我掂着这杯体重，断乎不是杨木，这一定是黄松的。”众人听了，哄堂大笑起来。

只见一个婆子走来请问贾母，说：“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，请示下，就演罢还是再等一会子？”贾母忙笑道：“可是倒忘了她们，就叫她们演罢。”那个婆子答应去了。不一时，只听得箫管悠扬，笙笛并发。正值风清气爽之时，那乐声穿林渡水而来，自然使人神怡心旷。宝玉先禁不住，拿起壶来斟了一杯，一口饮尽。复又斟上，才要饮，只见王夫人也要饮，命人换暖酒，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，送到王夫人口边，王夫人便就他手内吃了两口。一时暖酒来了，宝玉仍旧旧坐，王夫人提了暖壶下席来，各人都出了席，薛姨妈也立起来，贾母忙命李、凤二人接过壶来：“让你姨妈坐了，大家才便。”王夫人见如此说，方将壶递与凤姐，自己归坐。贾母笑道：“大家吃上两杯，今日着实有趣。”说着擎杯让薛姨妈，又向湘云宝钗道：“你姊妹两个也吃一杯。你林妹妹不大会吃，也别扰她。”说着自己已干了。湘云、宝钗、黛玉也都干了。当下刘姥姥听见这般音乐，且又有了酒，越发喜得手舞足



蹈起来。宝玉因下席过来向黛玉笑道：“你瞧刘姥姥的样子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当日圣乐一奏，百兽率舞，如今才一牛耳。”众姊妹都笑了。

须臾乐止，薛姨妈出席笑道：“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，且出去散散再坐罢。”贾母也正要散散，于是大家出席，都随着贾母游玩。贾母因要带着刘姥姥散闷，遂携了刘姥姥至山前树下盘桓了半晌，又说与她这是什么树，这是什么石，这是什么花。刘姥姥一一领会，又向贾母道：“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，连雀儿也是尊贵的。偏这雀儿到了你们这里，它也变俊了，也会说话了。”众人不解，因问什么雀儿变俊了，会讲话。刘姥姥道：“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的是鹦哥儿，我是认得的。那笼子里黑老鸽子怎么又长出凤头来，也会说话呢。”众人听了都笑将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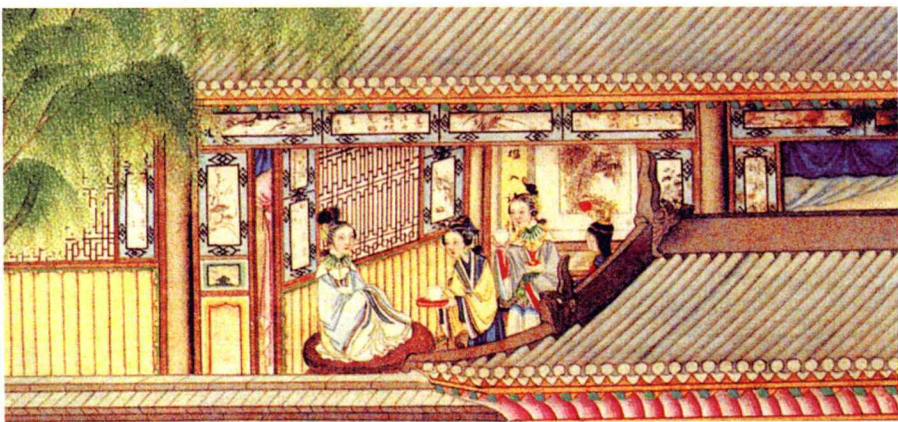
一时只见丫鬟们来请用点心。贾母道：“吃了两杯酒，倒也不饿。也罢，就拿了这里来，大家随便吃些罢。”丫鬟听说便去抬了两张几来，又端了两个小捧盒。揭开看时，每个盒内两样：这盒内一样是两样蒸食，一样是藕粉桂花糖糕，一样是松穰鹅油卷；那盒内两样炸的，一样是一寸来大的小饺子。贾母因问什么馅儿，婆子们忙回是螃蟹的。贾母听了，皱眉说：“这油腻腻的，谁吃这个！”又看那一样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，也不喜欢。因让薛姨妈吃，薛姨妈只拣了一块糕；贾母拣了一个卷子，只尝了一尝，剩的半个递与丫鬟了。刘姥姥因见那小面果子都玲珑剔透，各色各样，便拣了一朵牡丹花样的笑道：“我们那里最巧的姐儿们，也不能较出这么个纸的来。我又爱吃，又舍不得吃，包些家去给她们做花样子去倒好。”众人都笑了。贾母道：“家去我送你一坛子。你先趁热吃这个罢。”别人不过拣各人爱吃的一两样就罢了，刘姥姥原不曾吃过这些东西，且都做得小巧，不显盘堆的，她和板儿每样吃了些，就去了半盘子。剩的，凤姐又命攒了两盘并一个攒盘，与文官等吃去。

忽见奶子抱了大姐儿来，大家哄她玩了一会。那大姐儿因抱着一个大柚子玩的，忽见板儿抱着一个佛手，便也要佛手。丫鬟哄她取去，大姐儿等不得，便哭了。众人忙把柚子给了板儿，将板儿的佛手哄过来与她才罢。那板儿因玩了半日佛手，此刻又两手抓着些果子吃，又忽见这柚子又香又圆，更觉好玩，且当球踢着玩去，也就不要佛手了。

当下贾母等吃过茶，又带了刘姥姥至栊翠庵来。妙玉忙接了进去。至院中见花木繁盛，贾母笑道：“到



底是她们修行的人，没事常常修理，比别处越发好看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往东禅堂来。妙玉笑往里让，贾母道：“我们才都吃了酒肉，你这里头有菩萨，冲了罪过。我们这里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来，我们吃一杯就去了。”妙玉



听了，忙去烹了茶来。宝玉留神看她是怎么行事。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，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盅，捧与贾母。贾母道：“我不吃六安茶。”妙玉笑说：“知道。这是老君眉。”贾母接了，又问是什么水。妙玉回道：“是旧年蠲的雨水。”贾母便吃了半盏，笑着递与刘姥姥说：“你尝尝这个茶。”刘姥姥便一口吃尽，笑道：“好是好，就是淡些，再熬浓些更好了。”贾母众人都笑起来。然后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。

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，二人随她出去，宝玉悄悄地随后跟了来。只见妙玉让她二人在耳房内，宝钗坐在榻上，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。妙玉自向风炉上扇滚了水，另泡一壶茶。宝玉便走了进来，笑道：“偏你们吃体己茶呢。”二人都笑道：“你又赶来参茶吃。这里并没你的。”妙玉刚要去取杯，只见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盏来。妙玉忙命：“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，搁在外头去罢。”宝玉会意，知为刘姥姥吃了，她嫌脏不要了。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。一个旁边有一耳，杯上镌着“瓠犀斝”三个隶字，后有一行小真字是“晋王恺珍玩”，又有“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”一行小字。妙玉斟了一罍，递与宝钗。那一只形似钵而小，也有三个垂珠篆字，镌着“点犀盃”。妙玉斟了一盃与黛玉，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。宝玉笑道：“常言‘世法平等’，她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，我就是个俗器了。”妙玉道：“这是俗器？不是我说狂话，只怕你家里未必找得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俗说‘随乡入乡’，到了你这里，自然把那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器了。”妙玉听如此说，十分欢喜，遂又

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盃出来，笑道：“就剩了这一一个，你可吃得了这一海？”宝玉喜得忙道：“吃得了。”妙玉笑道：“你虽吃得了，也没这些茶你糟塌。岂不闻‘一杯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’。你么？”说得宝钗、黛玉、宝玉都笑了。妙玉执壶，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正色道：“你

这遭吃的茶是托她两个的福，独你来了，我是不给你吃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深知的，我也不领



你的情，只谢她二人便是了。”妙玉听了，方说：“这话明白。”黛玉因问：“这也是旧年的雨水？”妙玉冷笑道：“你这么个人，竟是大俗人，连水也尝不出来。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，总舍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才开了。我只吃过一回，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么尝不出来？隔年蠲的雨水哪有这样轻浮，如何吃得？”黛玉知她天性怪僻，不好多话，亦不好多坐，吃完茶，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。

宝玉和妙玉陪笑道：“那茶杯虽然脏了，白撂了岂不可惜？依我说，不如就给那贫婆子罢，她卖了也可以度日。你道可使得？”妙玉听了，想了一想，点头说道：“这也罢了。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，若我使过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她。你要给她，我也不管你，只交给你，快拿了去罢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自然如此，你哪里和她说话去，越发连你也脏了。只交与我就是了。”妙玉便命人拿来递与宝玉。宝玉接了，又道：“等我们出去了，我叫几个小么儿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？”妙玉笑道：“这更好了，只是你嘱咐他们，抬了水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，别进门来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是自然的。”说着，便袖着那杯，递与贾母房中小丫头拿着，说：“明日刘姥姥家去，给她带去罢。”交代明白，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。妙玉亦不甚留，送出山门，回身便将门闭了。不在话下。



且说贾母因觉身上乏倦，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妈去吃酒，自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。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，贾母坐上，两个婆子抬起，凤姐、李纨和众丫鬟、婆子围随去了，不在话下。这里薛姨妈也就辞出。王夫人打发文官等出去，将攒盒散与丫鬟们吃去，自己便也乘空歇着，随便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，命一个小丫头放下帘子来，又命她捶着腿，吩咐她：“老太太那里有信，你就叫我。”说着也歪着睡着了。

宝玉、湘云等看着丫鬟们将攒盒搁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着树的，也有傍着水的，倒也十分热闹。一时又见鸳鸯来了，要带着刘姥姥各处去逛，众人也都赶着取笑。一时来至“省亲别墅”的牌坊底下，刘姥姥道：“嗟呀！这里还有个庙呢。”说着，便爬下磕头。众人笑弯了腰。刘姥姥道：“笑什么？这牌楼上字我都认得。我们那里这样的庙宇最多，都是这样的牌坊，那字就是庙的名字。”众人说道：“你认得这是什么庙？”刘姥姥便抬头指那字道：“这不是‘玉皇宝殿’四字？”众人笑得拍手打脚，还要拿她取笑。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，忙得拉着一个小丫头，要了两张纸就解衣。众人又是

宝玉、湘云等看着丫鬟们将攒盒搁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着树的，也有傍着水的，倒也十分热闹。一时又见鸳鸯来了，要带着刘姥姥各处去逛，众人也都赶着取笑。一时来至“省亲别墅”的牌坊底下，刘姥姥道：“嗟呀！这里还有个庙呢。”说着，便爬下磕头。众人笑弯了腰。刘姥姥道：“笑什么？这牌楼上字我都认得。我们那里这样的庙宇最多，都是这样的牌坊，那字就是庙的名字。”众人说道：“你认得这是什么庙？”刘姥姥便抬头指那字道：“这不是‘玉皇宝殿’四字？”众人笑得拍手打脚，还要拿她取笑。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，忙得拉着一个小丫头，要了两张纸就解衣。众人又是



笑，又忙喝她：“这里使不得！”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角上去了。那婆子指与地方，便乐得走开去歇息。

那刘姥姥因喝了些酒，她脾气不与黄酒相宜，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，发渴多喝了几碗茶，不免通泻起来，蹲了半日方完。及出厕来，酒被风吹，且年迈之人，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觉得

眼花头眩，辨不出路径。四顾一望，皆是树木山石、楼台房舍，却不知哪一处是往哪里去的了，只得顺着一条石子路慢慢地走来。及至到了房舍跟前，又找不着门，再找

了半日，忽见一带竹篱，刘姥姥心中自忖道：“这里也有扁豆架子？”一面想，一面顺着花障走了来，得了一个月洞门进去。只见迎面忽有一带水池，只

有七八尺宽，石头砌岸，里面碧波清水流往那边去了，有一块白石横架在上面。刘姥姥

便踱过石去，顺着石子甬路走去，转了两个弯子，只见有一房门。于是进了房门，只见迎面一个女孩儿，满面含笑迎了出来。刘姥姥忙笑道：“姑娘们把我丢下来了，要我碰头碰到这里来。”说了，只觉那女孩儿不答。刘姥姥便赶来拉她的手，“咕咚”一声，便撞到板壁上，把头碰得生疼。细瞧了一瞧，原来是一幅画儿。

刘姥姥自忖道：“原来画儿有这样活凸出来的。”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摸去，却是一色平的，点头叹了两声。一转身，方得了一个小门，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。刘姥姥掀帘进去，

抬头一看，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，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，锦笼纱罩，金彩珠

光，连地下踩的砖，皆是碧绿凿花，竟越发把眼花了，找门出去，哪里有门？左

一架书，右一架屏。刚从屏后得了一门转去，只见一个老婆子也从外

面迎了进来。刘姥姥诧异，心中恍惚想道莫非是她亲家

母？连忙问道：“你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，亏你找我来。

哪一位姑娘带你进来的？”又见她戴着满头花，刘

姥姥笑道：“你好没见世面，见这园里的花好，你就

没死活戴了

一头。”那

老婆子也

不答，只

是笑，便心

下忽然想

起：“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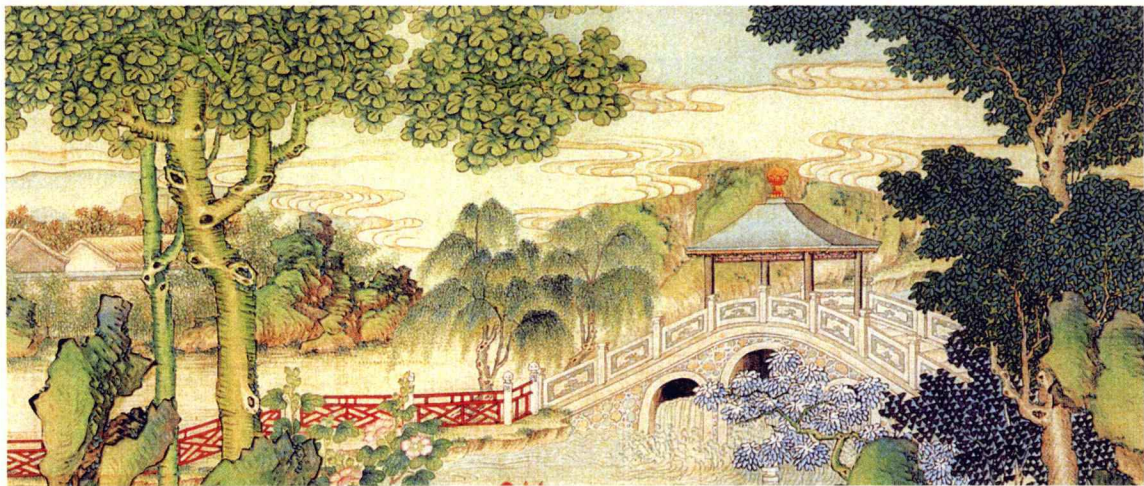


听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，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呢罢？”想毕伸手一摸，再仔细一看，可不是，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将镜子嵌在中间。因说：“这已经拦住，如何走出去呢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只管用手摸。这镜子原是西洋机括，可以开合。不意刘姥姥乱摸之间，其力巧合，便撞开消息，掩过镜子，露出门来。刘姥姥又惊又喜，迈步出来，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。她此时又带了七八分醉，又走乏了，便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只说歇歇，不承望身不由己，前仰后合的，朦胧着两眼，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。

且说众人等她不见，板儿见没了他姥姥，急得哭了。众人都笑道：“别是掉在茅厕里了？快叫人去瞧瞧。”因命两个婆子去找，回来说没有。众人各处搜寻不见。袭人掂掇道：“一定是她醉了迷了路，顺着这一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。若进了花障子到后房门进去，虽然碰头，还有小丫头们知道；若不进花障子再往西南上去，若绕出去还好，若绕不出去，可够她绕一会子好的。我且瞧瞧去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回来，进了怡红院便叫人，谁知那几个房子里的小丫头已偷空玩去了。

袭人一直进了房门，转过集锦格子，就听得鼾鼾如雷。忙进来，只闻见酒屁臭气，满屋一瞧，只见刘姥姥扎手舞脚地仰卧在床上。袭人这一惊不小，慌忙赶上来将她没死活地推醒。那刘姥姥惊醒，睁眼见了袭人，连忙爬起来道：“姑娘，我失错了！并没弄脏了床帐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用手去掸。袭人恐惊动了人，被宝玉知道了，只向她摇手，不叫她说话。忙将鼎内撮了三四把百合香，仍用罩子罩上。些许收拾收拾，所喜不曾呕吐，忙悄悄地笑道：“不相干，有我呢。你随我出来。”刘姥姥答应着，跟了袭人，出至小丫头们房中，命她坐下，向她说道：“你就说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个盹儿。”刘姥姥答应知道。又与她两碗茶吃，方觉酒醒了，因问道：“这是哪个小姐的绣房，这样精致？我就像到了天宫里的一样。”袭人微微笑道：“这个么，是宝二爷的卧室。”那刘姥姥吓得不敢作声。袭人带她从前面出去，见了众人，只说她在草地下睡着了，带了她来的。众人都不理会，也就罢了。

一时贾母醒了，就在稻香村摆晚饭。贾母因觉懒懒的，也不吃饭，便坐了竹椅小敞轿，回至房中歇息，命凤姐儿等去吃饭。她姊妹方复进园来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二回

蘅芜君兰言解疑癖
潇湘子雅谑补余音

话说她姊妹复进园来，吃过饭，大家散出，都无别话。

且说刘姥姥带着板儿，先来见凤姐儿，说：“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。虽住了两三天，日子却不多，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，没吃过的，没听见过的，都经验了。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并那些小姐们，连各房里的姑娘们，都这样怜贫惜老照看我。我这一回去后，没别的报答，惟有请些高香天天给你们念佛，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，就算我的心了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你别喜欢。都是为你，老太太也被风吹病了，睡着说不好过；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，在那里发热呢。”刘姥姥听了，忙叹道：“老太太有年纪的人，不惯十分劳乏的。”凤姐儿道：“从来没像昨儿高兴。往常也进园子逛去，不过到一二处坐坐就回来了。昨儿因为你在这里，要叫你逛逛，一个园子倒走了多半个。大姐儿因为找我去，太太递了一块糕给她，谁知风地里吃了，就发起热来。”刘姥姥道：“大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，生地方儿，小人家原不该去。比不得我们的孩子，会走了，哪个坟圈子里不跑去？一则风扑了也是有的；二则只怕她身上干净，眼睛又净，或是遇见什么神了。依我说，给她瞧瞧祟书本子，仔细撞客着了。”一语提醒了凤姐儿，便叫平儿拿出《玉匣记》，着彩明来念。彩明翻了一回念道：“八月二十五日，病者在东南方得遇花神。用五色纸钱四十张，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，大吉。”凤姐笑道：“果然不错，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！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。”一面命人请两份纸钱来。着两个人来，一个与贾母送祟，一个与大姐儿送祟。果见大姐儿安稳睡了。

凤姐儿笑道：“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人经历得多。我这大姐儿时常肯病，也不知是什么原故。”刘姥姥道：“这也有的事。富贵人家养的孩子多太娇嫩，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屈；再她小人家，过于尊贵了，也禁不起。以后姑奶奶少疼她些就好了。”凤姐儿道：“这也有理。我想起，她还没个名字，你就给她起个名字。一则借借你的寿；二则你们是庄稼人，不怕你恼，到底贫苦些，你贫苦人起个名字，只怕压得住她。”刘姥姥听说，



红楼夢

第四十二回

蘅芜君兰言解疑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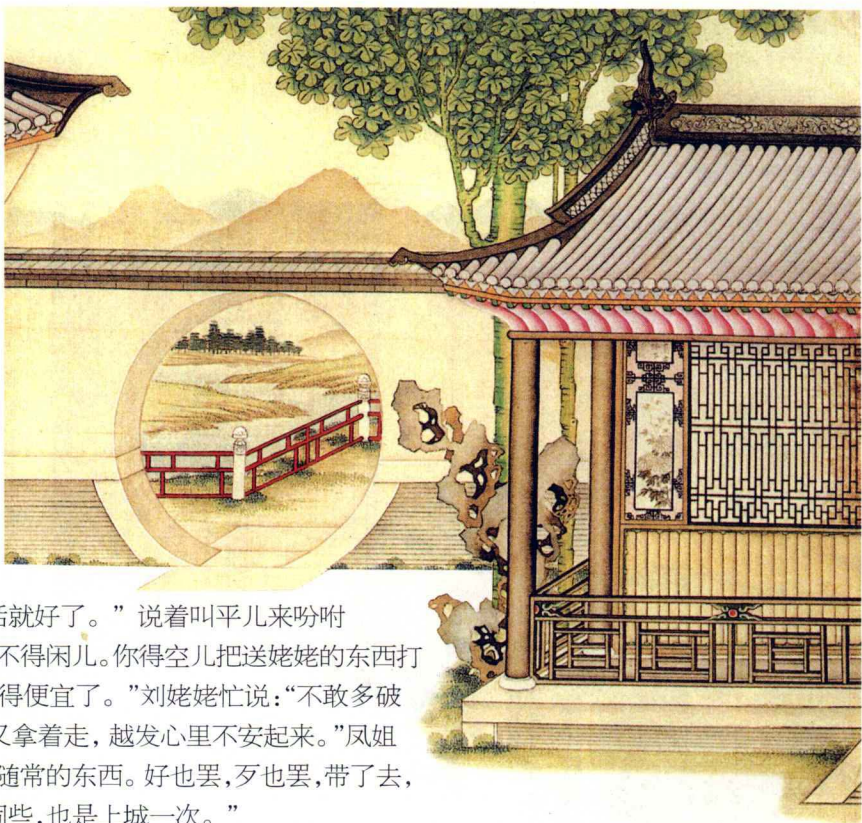
潇湘子雅谑补余音

第三二三页

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不知她几时生的？”凤姐儿道：“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，可巧是七月初七日。”刘姥姥忙笑道：“这个正好，就叫她是巧哥儿。这叫做‘以毒攻毒，以火攻火’的法子。姑奶奶定要依我这名字，她必长命百岁。日后大了，各人成家立业，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，必然是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却从这‘巧’字上来。凤姐儿听了，自是欢喜，忙谢

道：“只保佑她应了你的话就好了。”说着叫平儿来吩咐道：“明儿咱们有事，恐怕不得闲儿。你得空儿把送姥姥的东西打点了，她明儿一早就好走得便宜了。”刘姥姥忙说：“不敢多破费了。已经遭扰了几日，又拿着走，越发心里不安起来。”凤姐儿道：“也没有什么，不过随常的东西。好也罢，歹也罢，带去了，你们街坊邻舍看着也热闹些，也是上城一次。”

说着，只见平儿走来说：“姥姥过这边瞧瞧。”刘姥姥忙跟了平儿到那边屋里，只见堆着半炕东西。平儿一一地拿与她瞧着，说道：“这是昨日你要的青纱一匹，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地月白纱做里子。这是两个茧绸，做袄儿裙子都好。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，年下做件衣裳穿。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点心，也有你吃过的，也有你没吃过的，拿去摆碟子请客，比你们买的强些。这两条口袋是你昨日装瓜果子来的。如今这一条里头装了两斗御田粳米，熬粥是难得的；这一条里头是园子里果子和各样干果子。这一包是八两银子。这都是我们奶奶的。这两包每包里头五十两，共是一百两，是太太给的，叫你拿去或者做个小本买卖，或者置几亩地，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。”说着又悄悄笑道：“这两件袄儿和两条裙子，还有四块包头，一包绒线，可是我送姥姥的。衣裳虽是旧的，我也没大很穿，你要弃嫌我就不敢说了。”平儿说一样刘姥姥就念一句佛，已经念了几千声佛了，又见平儿也送她这些东西，又如此谦逊，忙念佛道：“姑娘说哪里话？这样好东西我还弃嫌！我便有银子也没处去买这样的呢。只是我怪臊的，收了又不好，不收又辜负了姑娘的心。”平儿笑道：“休说外话，咱们都是自己，我才这样。你放心收了罢，我还和你要东西呢。到年下，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干子和豇豆、扁豆、茄子、葫芦条儿各样干菜带些来，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。这个就算了，别的一概不要，别枉费了心。”刘姥姥千恩万谢答应了。平儿道：“你只管睡你的去。我替你



红楼梦

第四十二回

蘅芜君兰言解疑癖

潇湘子雅谑补余音

第三二四页

收拾妥当了就放在这里，明儿一早打发小厮们雇辆车装上，不用你费一点心的。”刘姥姥越发感激不尽，过来又千恩万谢地辞了凤姐儿，过贾母这一边睡了一夜，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辞。

因贾母欠安，众人都过来请安，出去传请大夫。一时婆子回大夫来了，老妈妈请贾母进幔子去坐。贾母道：“我也老了，那里养不出那阿物儿来，还怕他不成！不要放幔子，就这样瞧罢。”众婆子听了，便拿过一张小桌来，放下一个小枕头，便命人请。



一时只见贾珍、贾琏、贾蓉三个人将王太医领来。王太医不敢走甬路，只走旁阶，跟着贾珍到了台阶上。早有兩個婆子在两边打起帘子，两个婆子在前导引进去，又见宝玉迎了出来。只见贾母穿着青皱绸一斗珠的羊皮褂子，端坐在榻上，两边四个未留头的小丫鬟都拿着蝇拂漱盂等物；又有五六个老嬷嬷雁翅摆在两旁，碧纱橱后隐隐约约有許多穿红着绿、戴宝簪

珠的人。王太医便不敢抬头，忙上来请了安。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，便知御医了，也便含笑问：“供奉好？”

因问贾珍：“这位供奉贵姓？”贾珍等忙回：“姓王。”贾母道：“当日太医院正堂王君效，好脉息。”王太医忙躬身低头，含笑回说：“那是晚生家叔祖。”贾母听了，笑道：“原来这样，也是世交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慢慢

地伸手放在小枕头上。老嬷嬷端着一张小杌子，放在小桌前面，

略偏些。王太医便屈一膝坐下，歪着头诊了半日，又诊了那只手，忙欠身低头退出。贾母笑说：“劳动了。珍儿让出去好生看茶。”贾珍、贾琏等忙答了几个“是”，复领王太医出到

外书房中。王太医说：“太夫人并无别症，偶感一点风寒，究竟不用吃药，不过略清淡些，暖着一点儿就好了。如今写个方子在这里，若老人家爱吃，便按方煎一剂吃；若懒怠吃，也

就罢了。”说着吃过茶写了方子。刚要告辞，只见奶子抱了大姐儿

出来，笑说：“王老爷也瞧瞧我们。”王太医听说忙起身，就奶子怀中，左

手托着大姐儿的手，右手诊了一诊，又摸了一摸头，又叫伸出舌头来瞧瞧，笑

道：“我说姐儿又骂我了，只是要清清净净地饿两顿就好了。不必吃煎药，我送丸药

来，临睡时用姜汤研开吃下去就是了。”说毕，告辞而去。

贾珍等拿了药方来，回明贾母原故，将药方放在桌上出去，不在话下。这里王夫人和李纨、凤姐儿、宝钗姊妹等见大夫出去，方从厨后出来。王夫人略坐一坐，也回房去了。

刘姥姥见无事，方上来和贾母告辞。贾母说：“闲了再来。”又命鸳鸯来：“好生打发刘姥姥出去。我身上不好，不能送你。”刘姥姥道

了谢，又做辞，方同鸳鸯出来。到了下房，鸳鸯指炕上一个包袱说道：“这是老太太的几件衣服，都是往年间生日节下众人孝敬的，老太太从不穿人家做的，收着也可惜，却是一次也没穿过的。昨日叫我拿出两套儿送你带去，或是送人，或是自己家里穿罢，别见笑。这盒子里是你药的面果子。这盒子里是你前儿说的药：梅花点舌丹也有，紫金锭也有，活络丹也有，催生保命丹也有，每一样是一张方子包着，总包在里头了。这是两个荷包，带着玩罢。”说着便抽开系子，掏出两个笔锭如意的裸子来给她瞧，又笑道：“荷包拿去，这个留下给我罢。”刘姥姥已喜出望外，早又念了几千声佛，听鸳鸯如此说，便说道：“姑娘只管留下罢。”鸳鸯见她信以为真，笑着仍与她装上，说道：“哄你玩呢，我有好些呢。留着年下给小孩子们罢。”说着，只见一个小丫头拿了个成窑盅子来递与刘姥姥，说：“这是宝二爷给你的。”刘姥姥道：“这是哪里说起？我哪一世修了来的，今儿这样！”说着便接了过来。鸳鸯道：“前儿我叫你洗澡，换的衣裳是我的，你不弃嫌，我还有几件，也送你罢。”刘姥姥又忙道谢。鸳鸯果

然又拿出两件来与她包好。刘姥

姥又要回园中辞谢宝玉和众姊妹、王夫

人等去。鸳鸯道：“不用去了。他们这会子也不见人，回来我替你说罢。闲了再来。”又命了一个老婆子，吩咐她：“二门上叫两个小厮来，帮着姥姥拿了东西送出去。”婆子答应了，又和刘姥姥到了凤姐儿那边一并拿了东西，在角门上命小厮们搬了出去，直送刘姥姥上车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宝钗等吃过早饭，又往贾母处问过安，回园至分路这处，宝钗便叫黛玉道：“颦儿跟我来，有一句话问你。”黛玉便同了宝钗，来至蘅芜院中。进了房，宝钗便坐了，笑道：“你跪下，我要审你。”黛玉不解何故，因笑道：“你瞧宝丫头疯了！审问我什么？”宝钗冷笑道：“好个千金小姐！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！满嘴说的是什



紅樓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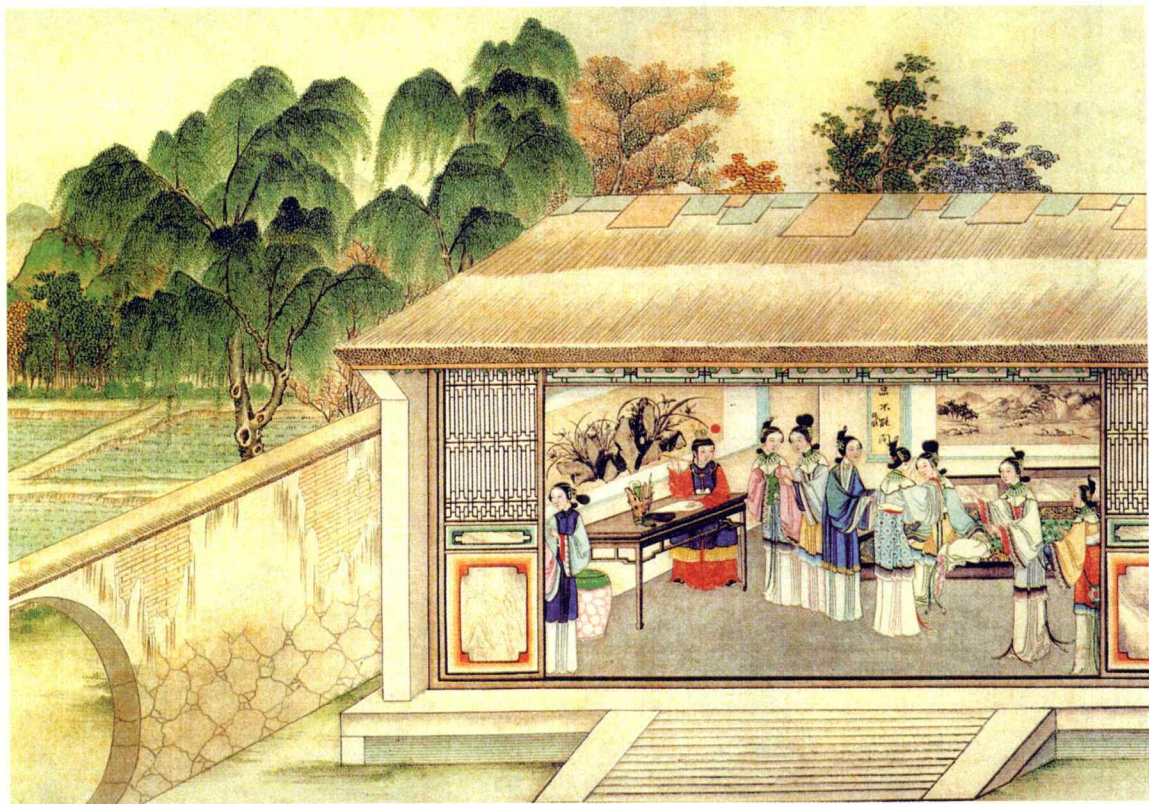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二回

蘅芜君兰言解疑癖

潇湘子雅谑补余音

第三二六页

么？你只实说便罢。”黛玉不解，只管发笑，心里也不免疑惑起来，口里只说：“我何曾说什么？你不过要捏我的错儿罢了。你倒说出来我听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还装憨儿。昨儿行酒令，你说的是什么？我竟不知哪里来的。”黛玉一想，方想起来昨儿失于检点，那《牡丹亭》、《西厢记》说了两句，不觉红了脸，便上来搂着宝钗，笑道：“好姐姐，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。你教给我，再不说了。”宝钗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听你说的怪生的，所以请教你。”黛玉道：“好姐姐，你别说与别人，我以后再也不说了。”宝钗见她羞得满脸飞红，满口央告，便不肯再往下追问，因拉她坐下吃茶，款款地告诉她道：“你当我是谁，我也是个淘气的。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。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，祖父手里也爱藏书。先时人口多，姊妹弟兄都在一处，都怕看正经书。弟兄们也有爱诗的，也有爱词的，诸如这些‘西厢’‘琵琶’以及‘元人百种’，无所不有。他们是背着我们偷看，我们却也背着他们偷看。后来大人知道了，打的打，骂的骂，烧的烧，才丢开了。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。男人们读书不明理，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，何况你我？就连作诗写字等事，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，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。男人们读书明理，辅国治民，这便好了。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，读了书倒更坏了。这并不是书误了他，可惜他把书糟塌了，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，倒没有什么大害处。你我该做些针线纺织的事才是，偏又认得了字，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，最怕见了些杂书，移了性情，就不可救了。”一席话，说得黛玉垂头吃茶，心下暗服，只有答应“是”的一字。忽见素云



进来说：“我们奶奶请二位姑娘商议要紧的事呢。二姑娘、三姑娘、四姑娘、史姑娘、宝二爷都在那里等着呢。”宝钗道：“又是什么事？”黛玉道：“咱们到了那里就知道了。”说着便和宝钗往稻香村来，果见众人都在那里。

李纨见了她两个，笑道：“社还没起，就有脱滑的了，四丫头要告一年的假呢。”黛玉笑道：“都是老太太昨儿一句话，又叫她画什么园子图儿，惹得她乐得告假了。”探春笑道：“也别要怪老太太，都是刘姥姥一句话。”林黛玉忙笑道：“可是呢，都是她一句话。她是哪一门子的姥姥，直叫她是个‘母蝗虫’就是了。”说着大家都笑起来。宝钗笑道：“世上的话，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。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，不大通，不过一概论是市俗取笑，更有颦儿这促狭嘴，她用‘春秋’的法子，将市俗的粗话，撮其要，删其繁，再加润色比方出来，一句是一句。这‘母蝗虫’三字，把昨儿那些形景都现出来了。亏她想得倒也快。”众人听了，都笑道：“你这一注解，也就不在她两个以下。”李纨道：“我请你们大家商议，给她多少日子的假。我给了她一个月她嫌少，你们怎么说？”黛玉道：“论理一年也不多。这园子盖才盖了一年，如今要画自然得二年工夫呢。又要研墨，又要蘸笔，又要铺纸，又要着颜色，又要……”刚说到这里，众人知道她是取笑惜春，便都笑问：“还要怎样？”黛玉也自己撑不住笑道：“又要照着这样儿慢慢地画，可不得二年的工夫！”众人听了，都拍手笑个不住。宝钗笑道：“又要照着这个慢慢地画”，这落后一句最妙。所以昨日那些笑话儿虽然可笑，回想是没味的。你们细想颦儿这几句话虽是淡的，回想却有滋味。我倒笑得动不得了。”惜春道：“都是宝姐姐赞得她越发逞强，这会子拿我也取笑儿。”黛玉忙拉她笑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还是单画这园子呢，还是连我们众人都画在上头呢？”惜春道：“原说只画这园子的，昨儿老太太又说，单画了园子成个房样子了，叫连人都画上，就像‘行乐’似的



的才好。我又不会这工细楼台，又不会画人物，又不好驳回，正为此为难呢。”黛玉道：“人物还容易，你草虫上不能。”李纨道：“你又说不通的话了，这个上头哪里又

紅樓夢

第四十二回

蘅芜君兰言解疑癖

潇湘子雅谑补余音

第三二八页

用得着草虫？或者翎毛倒要点缀一两样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别的草虫不画罢了，昨儿‘母蝗虫’不画上，岂不缺了典！”众人听了，又都笑起来。黛玉一面笑得两手捧着胸口，一面说道：“你快画罢，我连题跋都有了，起个名字，就叫做‘携蝗大嚼图’。”众人听了，越发哄然大笑，前仰后合。只听“咕咚”一声响，不知什么倒了，急忙看时，原来是湘云伏在椅子背上，那椅子原不曾放稳，被她全身伏着背子大笑，她又不提防，两下里错了劲，向东一歪，连人带椅都歪倒了，幸有板壁挡住，不曾落地。众人一见，越发笑个不住。宝玉忙赶

上去扶了起来，方渐渐止了笑。宝玉和黛玉使个眼色儿。黛玉会意，便走至里间将镜袱揭起，照了一照，只见两鬓略松了些，忙开了李纨的

妆奁，拿出抿子来，对镜抿了两抿，仍旧收拾好了，方出来，指着李纨道：“这是叫你带着我

们做针线教道理呢，你反招我们来大玩大笑的。”李纨笑道：“你

们听她这刁话！她领头儿闹，引着人笑了，倒赖我的不是。真真恨得我只保佑明儿你得一个利害婆婆，再得几个千刁万恶的大姑子小姑子，试试你那会子还这么刁不刁了。”

林黛玉早红了脸，拉着宝钗说：“咱们放她一年的假罢。”宝钗道：“我有一句公道话，你们听听。藕丫头虽会画，不过是几笔写意。如今画这园子，非离了肚子里头有几幅丘壑的，如何成画？这园子却是像画儿一般，山石树木，楼阁房屋，远近疏密，也不多，也不少，恰恰地是这样。你若照样儿往纸上一画，是必不能讨好的。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，该多该少，分主分宾，该添的要添，该减的要减，该藏的要藏，该露的要露。这一起了稿子，再端详斟酌，方

成一幅图样。第二件，这些楼台房舍，是必要用界画的。一点不留神，栏杆也歪了，柱子也斜了，门窗也倒竖过来，阶矶也离了缝，甚至于桌子挤到墙里去，花盆放在帘子上来，岂不倒成了一张笑‘话’儿了。第三，要安插人物，也要有疏密，有高低。衣褶裙带，手指足步，最是要紧；一笔不细，不是肿了手就是粗了腿，染脸撕发倒是小事。依我看来竟难得很。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，一月的假也太少，竟给她半年的假，再派了宝兄弟帮着。并不是为宝兄弟知道教着她画，那就更误了事；为的是有不知道的，或难安插的，宝兄弟



红楼梦

第四十二回

蘅芜君兰言解疑癖

潇湘子雅谑补余音

第三二九页

好拿出去问问那会画的相公，就容易了。”

宝玉听了，先喜得说：“这话极是。詹子亮的工细楼台就极好，程日兴的美人是绝技，如今就问他们去。”宝钗道：“我说你是无事忙，说了一声你就问去。等着商议定了再去。如今且拿什么画？”宝玉道：“家里有雪浪纸，又大又托墨。”宝钗冷笑道：“我说你不中用！那雪浪纸写字、画写意画儿，或是会山水的画南宋山水，托墨，禁得皴染。拿了画这个，又不托色，又难烘，画也不好，纸也可惜。我教你一个法子：原先盖这园子，就有一张细致图样，虽是画工描的，那地步方向是不错的。你和太太要了出来，也比着那纸大小，和凤丫头要一块重绢，交给外边相公们，叫他照着这图样删补着立了稿子，添了人物就是了。就是配这些青绿颜色并泥金泥银，也得他们配去。你们也得另拢上风炉子，预备化胶、出胶、洗笔。还得一张粉油大案，铺上毡子。你们那些碟子也不全，笔也不全，都得从新再置一份儿才好。”惜春道：“我何曾有这些画器？不过随手写字的笔画画罢了。就是颜色，只有赭石、广花、藤黄、胭脂这四样。再有，不过是两枝着色笔就完了。”



宝钗道：“你何不早说？这些东西我却还有，只是你也用不着，给你也白放着。如今我且替你收着，等你用着这个时候我送你些，也只好留着画扇子，若画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。今儿替你开个单子，照着单子 and 老太太要去。你们也未必知道得全，我说着，宝兄弟写。”宝玉早已预备下笔砚了，原怕记不清白，要写了记着，听宝钗如此说，喜得提起笔来静听。宝钗说道：“头号排笔四枝，二号排笔四枝，三号排笔四枝，大染四枝，中染四枝，小染四枝，大南蟹爪十枝，小蟹爪十枝，须眉十枝，大著色二十枝，小著色二十枝的，开面十